

雲峯胡先生文集序

世宗

御

自孟氏沒，儒道不明於天下。

矣。幸而有宋周程張朱諸大儒。

繼出，著書立言，以闡斯道之秘。

然後道明而人知所向，自是傳。

朱氏之學者，又發揮其微詞，與。

義俾曲暢，旁通而古聖賢立教。



之旨益以大明于世若雲峯胡先生其一焉先生諱炳文字仲虎世居新安之婺源其學以博聞實踐為要其論議皆本於天衷民彝之粹其文章則如布帛菽粟之不可無四方高第雲集於其門時其族子浚請于朝為

建明經書院且有捐田養士之助先生年八十四卒賜謚文通所著易通四書通感興詩通及純正蒙求諸書皆已梓行于世而後學宗之我

朝文運弘開

太宗文皇帝篤意儒術嘗命儒



臣編集諸經傳大全博采諸儒  
要論而雲峯立論之見采者居  
多向使先生獲際斯時其道必  
大行于世惜乎丁宋元之交位  
不昌而澤不流也然道充自貴  
言在永傳亦豈以大行窮居有  
所加損哉世更兵燹書院榛蕪

雲峯文集二十卷亦散逸無存  
七世孫用光刻志蒐輯僅得五  
十餘篇恒以未全復為憾成化  
辛丑用光之子鄉貢進士濬乃  
以書院顛末白于提學侍御婁  
君克讓巡撫侍御胡君源梁檄  
有司為之重建煥然維新又博



訪遺文得倍增于舊且就有道  
以正其魯魚亥豕之謬姑分為  
前後二編謹錄于冊其所未得  
者尚力求而有待焉成化丁未  
東萊藍君文繡以進士來宰婺  
源德政宜民間嘗披閱是文三  
復潛玩遂命工鋟梓以廣其傳

而屬序于予嗚呼先生之文一  
本於吾儒之道可以淑人心扶  
世教其源有自其流無涯視夫  
浮辭無補者懸絕誠不可以不  
重也寶珠神劍不竟沈埋而遺  
文豈竟於散逸哉逸於昔而得  
於今寔來學之所共幸匪直胡



氏子孫之私慶云爾予末學淺陋不克敷張萬一特序是文散逸復得之由俾後人有所考證若夫婁君胡君之為臺憲藍君之為守令用光父子之為人後皆能知所重而力於當為足以為天下後世勸是亦不可以不

書

弘治元年歲次戊申夏五月既望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前翰林侍講

經筵官兼修

國史後學莆田陳音序



雲峯胡先生文集目錄

記類

隨齋記

四勿齋記

靜春齋記

鄉賢祠記

琴琅玕記

環綠亭記

游汀社壇記

水流花間亭記





深秀樓記

初齋記

明復齋記

中齋記

宏山菴祠堂記

存誠堂記

思庵記

序類

程草庭學藁序

竹間詩序

四書通證序

送李生詩序

晉卿山居序

送文公五世孫序

診脉樞機序

送知州范朝列序

四書通序

大學釋旨序

感興詩通序

送醫士葉可翁序



周易本義通釋序

贈醫者程敏齋序

俞氏新居靈芝詩序

送醫人胡芳崖序

說類

伯裕字說

吳守中字說

養浩字說

全仲字說

可權字說

伯善字說

李孟善字說

節夫字說

貴和字說

謙亨字說

朱文德字說

汪季修字說

銘類

故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經歷馬君墓誌銘



詹氏孺人墓誌銘

得樂亭銘

靜室銘

正心齋銘

止善齋銘

季時自彊齋銘

一心銘

存與堂引銘

顧齋銘

詩類

新溪書堂詩

和李生詩

山居五詠

自彊齋詩

星源八景

石牛

桃花馬

送汪又善之宗文山棖

送張秋輝

贈命卜法術周生



送鄒雲樵歌

輓句容北村先生

輓故黃陂秋圃主簿趙公

題休寧夏氏雙應堂

輓畢梧山

題祁門鄭氏墓

萬卷晴巒

山頭二齊生以廼祖之命來請余誅之

二生先往賦六言

題富山汪王廟

贈鶴菴相士四言

題岳飛廟

送董深山

題吳桂芳所藏即之墨蹟

下第

贈圖書胡松友

又題富山汪王廟

題治平寺

題葉氏烈女卷

書類



通草廬吳先生

通紫岩汪先生 二書

代胡浚通草廬先生求明經書院記

慰方伯初

通汪古逸先生

啓類

回常州總管聘啓

回汪仲剛啓

回向容程宰招啓

戴荅朱聘啓

明經書院請啓 八通  
玉湖招遊槃阿

箴類

牧庵箴為王伯武作

床屏箴

果齋箴

節齋箴

詞類

和王湖錢春

贈吳又玄



為楊志行壽就告而歸

賦類

鷄鳴賦

周氏節婦賦

傳類

節孝王氏夫人傳

題跋類

題徐芝石賦陳伯宇飛白

題李伯時洛神圖

跋文公先生墨蹟

跋李生所藏坡帖

跋新安後續志

題戴德夫五運六氣之圖

論類

二十四氣論

上梁文

明經書院大成殿上梁文

附錄

明經書院瞻學田碑

明經書院記



雲峯先生遺像



明經橋記

明經書院上梁文

四書通序

刊四書通題辭

純正蒙求序

草廬吳先生荅胡主簿書

孝善胡先生謚議

孝善胡先生墓誌銘

明經書院重修記

重芳集序



自贊 題文

學須人十已千年已踰七望八要從心上先天  
究竟四書活法

又

往年畫雲翁如怒未霽今年畫雲翁如有喜意  
同不同異非異孰有能寫翁喜怒哀未發之際者  
乎

王仲儀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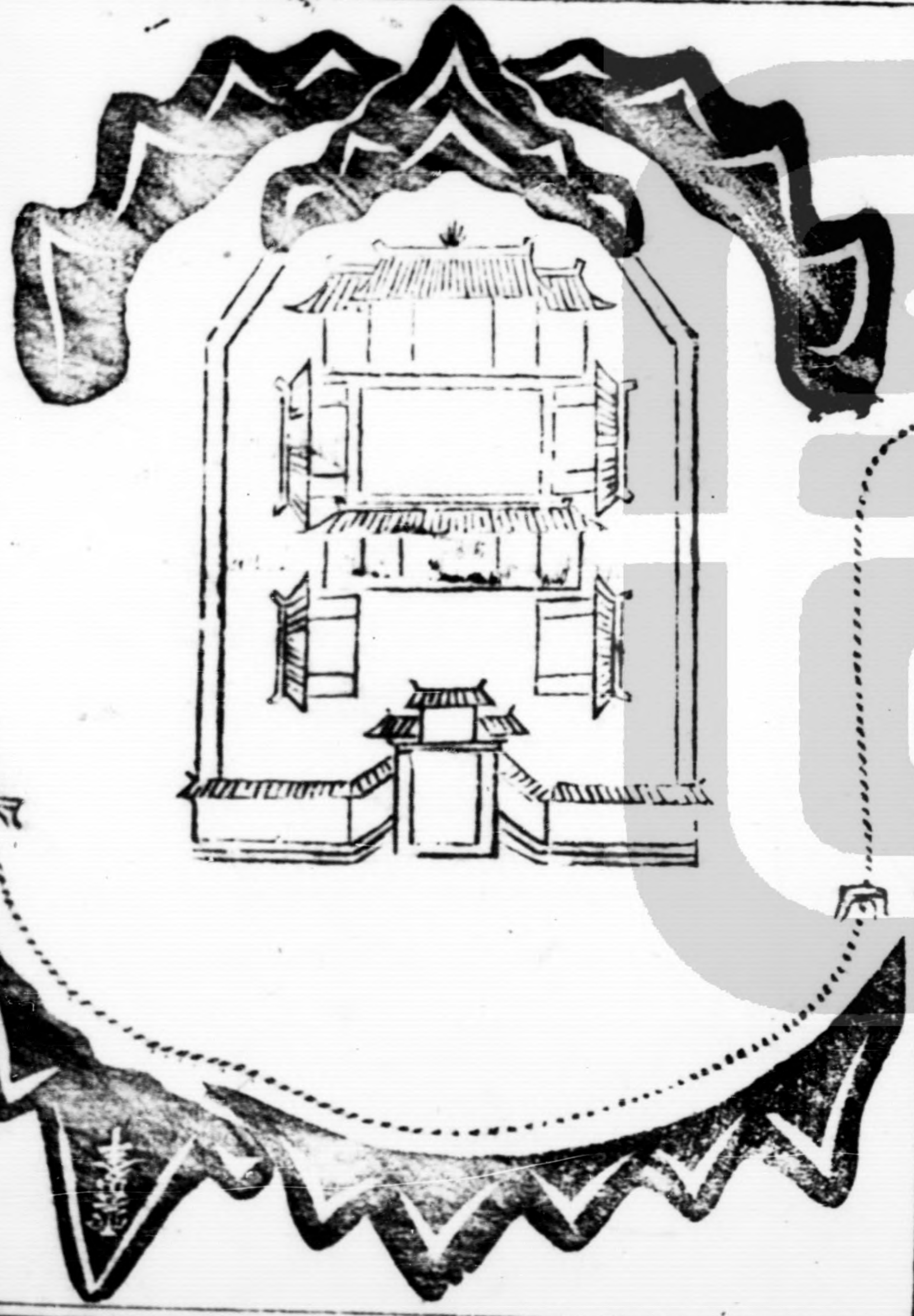
瞭瞭乎觀物之眼便便乎談易之口泝洙泗而  
窮源揖伊洛而爲友丹青不可得而狀兮正似

其端坐無言之時儼若思而通袖

右像乃家祠所藏邑侯藍公章鉞梓是集因  
索原本摹倣于卷端使觀者得以想見云  
弘治己酉春奉祠八世孫鄉貢進士濬謹識



明經書院圖





右明經書院創于有元延祐爲屋數百楹具  
載草廬先生碑記元季經燹迄今百有餘年  
成化辛丑濬白其事于  
欽差提學待御上饒婁先生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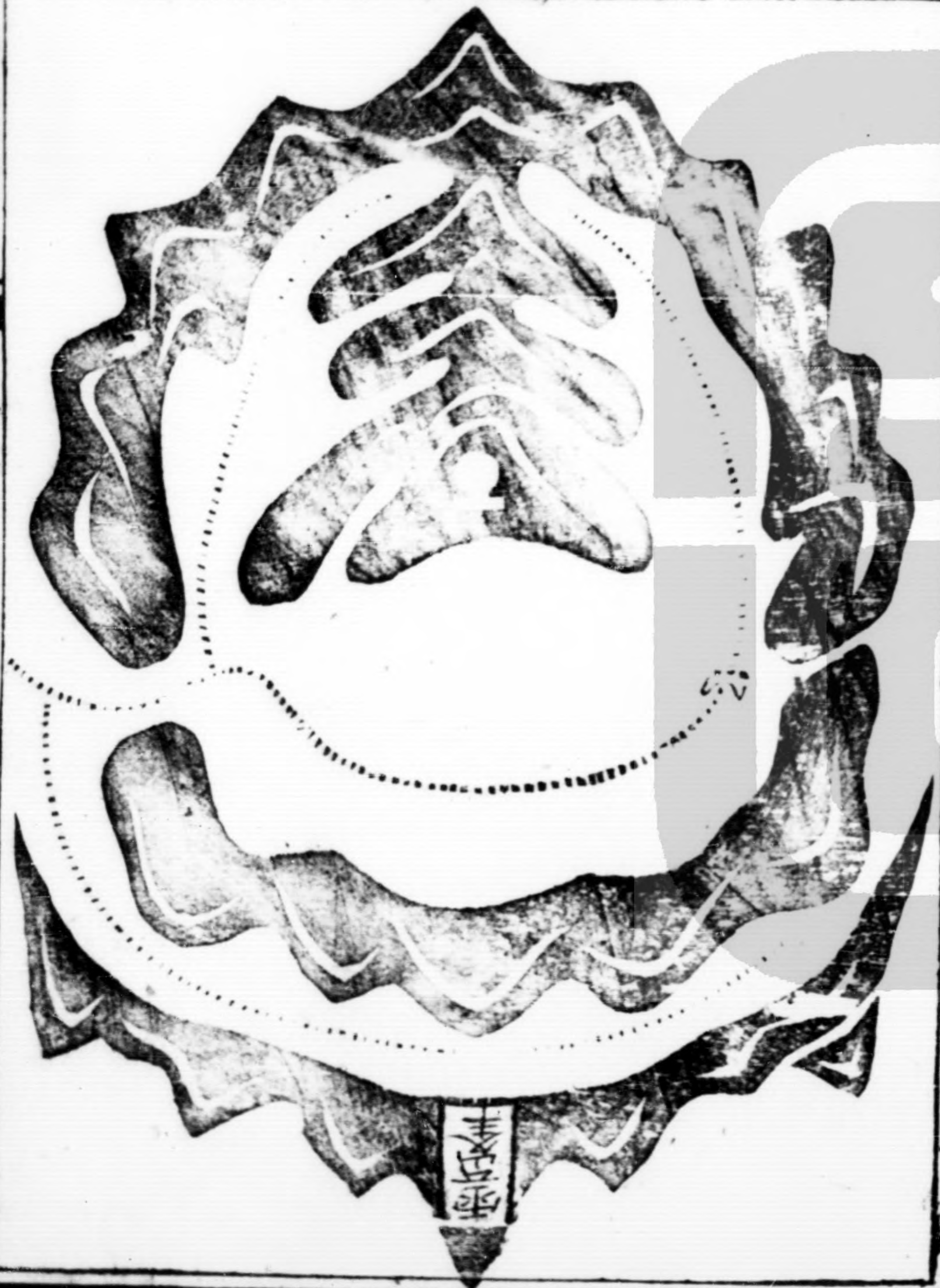
巡按待御胡公漢檄有司愆惠興復中作堂  
三間左建思本崇德二祠以祀始祖明經府  
君八世祖雲峯府君右建二齋仍舊扁曰明  
誠曰敬義以爲學者藏脩之所前爲門屋左  
右爲碑亭墻垣寢堂庖湏祭器畧備前山最  
拔者即雲峯齋孫禮新構橋亦以書院名邑

侯藍公章捐俸鉅梓是集因命工繪書院圖  
于卷首以昭悠久云

弘治己酉春奉祠八世孫濬謹識



雲峯先生墓圖





先君墓在里之地名弄璋橋獅子伏街形前  
峙雲峯距書院僅百步許邑侯藍公章政治  
暇日嘗詣書院展先塋既爲修葺嚴樵牧之  
禁復繪是圖于編以傳永久噫景行先哲侯  
其以焉

弘治己酉春奉祠八世孫濬謹識

雲峯胡先生文集

傳

元史列傳

翰林學士亞中大夫知制誥兼修國  
史臣宋濂

翰林待制承直郎同知制誥兼國史  
院編修官臣王禕等奉

勅脩

胡炳文

胡炳文字仲虎徽州婺源人以易學名家作易



本義通釋而於朱子所註四書用力尤深餘于  
饒魯之學本出於朱熹而其為說多與熹牴牾  
炳文力正其非作四書通九辭異而理同者合  
而一之辭同而旨異者析而辨之往往發其未  
盡之蘊東南學者宗之因其所自號稱雲峯先  
生其族子浚為建明經書院炳文入署山長事  
再調蘭溪州學正

雲峯胡先生行實

見家譜

先生名炳文字仲虎號雲峯行振二世居徽之  
婺源考川家業儒多聞人先生自幼穎悟五六

歲即涉獵經史十六七篤志聖學晝夜不輟父  
毋恐其成疾止之每俟親寢定潛以木棧蔽窓  
隙默誦達旦日以為常父孝善先生嘗受學朱  
文公從孫小翁故先生承家學師友之傳得朱  
氏源委之正常病世之學者名家專門於朱子  
取舍四書易詩之說大相牴牾故力正其非作  
四書通為會其同而辨其異往往發其未盡之  
蘊又有易本義通釋感興詩通太極圖通西銘  
通純正蒙求行于世詩書嘗為纂錄春秋禮記  
嘗為纂錄而未及行性孝友尤剛直日用之間



勤合軌度誨人諄諄不倦與人交必以道義不  
屈勢利澆風薄俗由之而敷時有爭訟所司積  
年不斷兩自願曰質諸仲虎直無悔至館下固  
不與見一日忽遇諸途先生以道義從容譬曉  
兩俱感愧立解所爭至有終身悔悟無訟者他  
又有得見仲虎甫雖死無憾之言先生嘗曰謂  
斯時人不足用爲善者是不即人心之論也初  
任信州道一書院山長與臨川吳澄先生道同  
志契鑿常稱有功聖門者莫若朱子有功朱子  
者炳文居多當時人受學澄者澄必擇其高第

遣而歸之先生至大間族子浞請于朝爲建明  
經書院捨田養士知州黃侯惟中聘先生專主  
教事澄嘗爲文記其成時四方學者雲集先生  
隨其資質高下而造就之故諸生成材居多數  
載間再調蘭溪州學正任滿告歸老遠近來學  
視昔益衆年八十有四卒于家集賢院劄謚文  
通先生有文集二十卷藏于家塾葬里之弄璋  
橋后卒之日遠近聞者如悲親戚弟子不遠千  
里哭弔墓庭至有廬墓徘徊悵望不忍去者所  
居一室蕭然抱道自樂扁曰隨齋居之南一峯



高聳雲霄有詩云舉頭山蒼然一峯立雲表故鄉人號曰雲峯學者因稱為雲峯先生云

雲峯胡先生文集

裔孫用光蒐輯

濬編次

邑後學汪舜民校正

記類

隨齋記

齋名隨隨我志也乙亥三月舊廬火別本作煨老幼

無所於居隨力創小屋二間此下別本有而其

至遷馬一拾完瓦得數千覆其左餘莫克潰于

成遂茨其右左宜隩處月明風清又不如右之



踈暢得以遊目遣懷也以故床几隨寒暑燥濕  
遷焉屋三隅有隙地袁不丈尋或樹以桑果或  
蔬以菘韭隨地作別宜本奉雙親莫時得甘旨菽水  
盡歡隨分有過我者相與分席而坐談近詩商  
畧古今人物雖久不厭或厭貧賤不予顧亦不  
強邀以來隨人夜漏未下別本末作二三刻胥徒  
禁燈戢行譁甚別本燈戢行甚嚴予不復課夜  
讀日曛則扃柴門闔坐隨時客問天下事如何  
予咄咄別本咄咄然不敢出諸口隨天有誅之仕  
者曰金貂銀菟趨者成市別本求一北道主人

繅籍薦進之所大丈夫志四方胡忍俱草木以  
腐予大笑而不答隨我我雲峯老舊本脫人胡  
炳文也是為記

### 四勿齋記

族孫孟成連年館歛為其主人鄭氏知遠求四  
勿齋記余日記在程子箴中知遠請不懈益勤  
程子年十六作顏子好學論謂其學在於正其  
心養其性後作是箴亦復舉心與性言之虛言  
心之體動言心之用彛言天命之性習言氣質  
之性以互見也顏子四勿之功渾然天理之心



勿爲私欲勝也本然天命之性勿爲氣質勝也  
物欲本心之賊氣偏本性之讎大將旗一麾三  
軍用命賊讎退聽然則勿也者非吾方寸所以  
爲將而耳目口體之所以從令者乎或謂聽箴  
似無工夫殊不知視之蔽在前聽之蔽左右前  
後皆可入離爲目明在外故當制之於外以安  
其內坎爲耳明在內非知於內其不爲外之所  
誘者鮮矣言禁其外之邪妄者以不失其內之  
靜專者誠之於思者內無妄動守之於爲者外  
毋輕動四勿皆制於外之事然先覺內之知正

以制於外哲人內之思誠不待制之於外此又  
程子微意之所在也知遠以此名齋篤教其子  
好學不倦誠有志於學顏子之學者故余爲發  
程子之箴而爲之記

靜春齋記

濟南程光道學易於余余扁其讀易之堂曰靜  
春而光道復請余記之余按程子所謂靜中春  
意者匪徒見春之時而見四時之皆春也匪徒  
見春之在天地萬物者而自有見於吾心中之  
春也大造無言四時自行百物自生至靜中無



窮春意常人之心膠膠擾擾雖在春風中而不見其所以爲春者猶與人終日交識其面未識其心也無極太極心之本體無思無爲其本恒靜天地萬物之春皆出乎此而人徃徃自以動失之余嘗論太極圖通書與中庸相表裏太極生生春意何窮圖說主靜通書終之以蒙與艮即中庸所謂淵淵浩浩皆自大本中出而不睹不聞不動不言之際主靜工夫始終具焉及其靜之極而無聲無臭之天即吾無思無爲之易即吾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即周子所謂太極本

無極也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天下自平靜之功用淵且宏矣光道誠能沉潛吾易蒙之山下出泉吾之靜而清也艮之蕪山吾之靜而光明也窓前之草川上之花至前之梅皆吾之靜而無靜也然伯子終日靜坐猶泥塑從之游者如坐春風中叔子瞑目無言當時立門外尺雪者與坐春風無異何也天地萬物之春固在光風駘蕩中而未嘗不可見之風雪凌厲之際也春不迹見不以目非闇然自修如佩韋晦木者孰能自然有見於此哉光道性靜可語學余故告之



以此復書而為之記

鄉賢祠記此下別本註云泰定甲

歆婺源為子朱子闕里亦既有專祠矣州學鄉賢祠復並祀二程夫子者何孔子之先宋人孟子魯公族河南實吾新安黃墩忠壯公後也忠壯公字剛諱靈洗仕梁陳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有功德于民配大享南史有傳宋號世忠廟封忠烈顯惠靈順善應王別本新安志叙先達第一謹按程叔子撰明道純公行狀河南之程出自中山博野又按歐陽文忠別本有公

撰程此下別本有文簡公文冀國公元白神道

碑銘中山博野之程出自靈洗文簡公諱琳與

太中公諱珣為兄別本弟如此則新安為河南

所出何疑哉或曰朱子自書新安程子不書者

何盖由新安而建寧一世而近故書由新安而

河南九二十餘世中間遷徙不常故不得獨書

然程子可不書新安紀新安之人物而不書程

子是譜宋之後而不書孔子系魯公族而不書

孟子非闕典與近有為道統之說者曰聖賢之

生天地氣化相為循環冀在北歧周在西魯在



東春陵新安在南夫斯道絕續天也自此而南  
迭生聖賢以續道統之傳非偶然也方今程朱  
之學行天下溥海內外遐陬僻壤猶有學其學  
者况茲大好山水乃其雲之泰山河之崑崙也  
我此鄉賢祠之所由作也詩不云乎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吾新安以之又云乎高山仰止景  
行行止吾新安之士當以之祠成於泰定甲子  
發其議者州學賓前兩貢補生京學諭草庭程  
公鼎新主之者提學官太守史奉議光祖記之  
者胡炳文書之者王儀皆州人也

儀擯于春官退中鄉校草庭程公實序  
賓先祠蓋議於此時來君續郡志儀具  
二程子世系上自儀同備補遺關秉筆  
者弗察未幾儀復代去事俱不就議者  
惜之此記引孔子殷人孟子曾公族為  
證本原的稱草庭屢以為屬敬謝不敏  
雲峯胡公能為草庭奮筆發鬱識者莫  
不稱快也事苟誣巧飾不足以致信苟  
信沉抑夢遠不敢湮荒垣廢墟寶藏夜  
發去為國器更不歲歷代人猶指其故處  
以為異乎而躊躇萬一復冀矧吾新安  
重以朱子乎此記傳三十六峯遂與  
嶧羊高二程遠孫云王儀識

子既為鄉賢祠記上推二先生之世出于

新安州侯是其說而刻之一日休寧陪郭

程君季熒者以謁告歸省過訪云上世本



出伊川子爲之驚喜誦其詳盡出其所藏家乘與宋誥牒之類相示鑿鑿乎可徵也初宋靖康末伊川諸孫及從父文簡公諸孫悉從高宗渡江居池州伊川二子長端中仕知六安軍以禦金兵弗克而死其官次端彥爲會州司戶端中生三子長易桐廬縣令紹興中始請恩澤于朝次早世次誠嘗手編世譜上之端彥生暘用易之請補將仕郎誠生四子渙之革之損之觀之觀之亦用易請克池州學賓暘生謙之字

成甫嘗爲徽州直學文公朱子以省墓歸婺源時有書往還生二子長源朝奉即次淮永興縣令皆用伊川蔭入官源生通判宣州軍事振孫振孫生青陽縣簿正學無子以文簡八世孫祉爲之後祉以謙之故有田宅在徽州之休寧因銓量請爲休寧尉遂自池來徙祉卒而無嗣陪郭之程實後之則李熒是也宋亡池受兵最多而徽州內附之初有裨帥李世達者復舉兵應宋於是徽亦不免於難程氏子孫在徽池



者避亂四出無異靖康既事定而來歸者  
蓋鮮矣在徽所存惟文貴一房而池之後  
無聞焉明道子孫則初未始渡江而南其  
所繼者皆文簡伊川之後也嗚呼去先生  
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先生之居若此其  
甚也而更代以來人無知者其寡昧孰甚  
焉季熒將取予記并諸誥牒以暨朱子之  
書盡刻之請予再誌一言是誠有補予之  
不及者矣矧家乘之尾有故臨川吳公之  
題因世之絕續而嘆道之廢興誠不易之

論也予復何言特考其譜詳其世附著之  
以詔後人有良有司者易家廟而秩諸公  
祠復其家錄其後則吾休寧遂將與宣聖  
衢州朱子婺源鼎峙而為三豈非道南之  
一盛事哉季熒喜讀書達大義居官有聲  
蓋無愧于文獻之後云泰定三年春二月  
之吉炳文重識

琴琅玕記

竹在植物中得扶輿清勁之氣為多玉與琴聲  
極清韶堂下樂不敢與之齒此昔人特以琅玕



名竹或以名琴而吾友子墅環其居數千竿予每造之清風露氣灑灑襲人時則琴未聲也吾已領琴之趣矣坐定焚香爲予一再鼓之子猷心事指下歷歷可見曲中遺韻疑在林端未幾劃然笑戛然鳴又若聲應而氣求者予嘗評之二物頗類有道而人或莫之如氣恒清人旦晝莫如其夜味恒淡道義之交變以勢利而移心恒虛人之不措於欲者罕矣翁居常對竹作吾伊聲倦或枕書以卧起或三四弄或一鼓輒罷讀書或對客作文字飲或後園巡花樹或花下

弄諸孫世間榮利殆無足以干之者翁真有道之士乎哉之二者受翁之知以故供翁吟弄又益不厭世非無所於竹者曾次且自無風月荃蕙爲茅琴亦復作鄭衛聲竹琅玕琴不復琅玕矣非琴之不復琅玕也人琴其琴而不琅玕其琴也嗚呼此所以憮然思翁而三嘅也翁嘗命子京從余遊彼竹之孫猶冀其日峻月茂凌厲風雲未已也子京勉乎哉

環綠亭記

浙東都元帥本齋王公爲汪子英扁其亭曰環



綠子英沒其子德麟述其父作亭之顛末王公  
所以名其亭之意屬予作文記之予嘉其意爲  
之言曰穹壤間美景無限在人受用如何耳斯  
亭也溪山竹樹萬綠森然一覽在目好天良夕  
肅賓友觴詠其間樽中之綠與溪山相映至足  
樂也其庶不負斯亭乎雖然未也亭與泮水爲  
隣有藻有芹有茅春波漾綠大有可采能采采  
不已其樂有浮于觴詠者矣雖然猶未也窓外  
竹色侵書帙几上竹簡光浮試取綠竹詩歌之  
睿聖武公九十猶好學德麟年方綠髮學當如

何況今有科舉又有儒吏科倘昆仲能知好學  
異日各取恩袍以爲親榮萱花在堂環綠在側  
以副王公名亭之意子其勉之是爲記大元至  
順元年春三月吉日雲峯胡某記

游汀社壇記

社古禮也壇而不屋因地所宜本爲主今庶民  
之社往往多繪事於家屋而不壇非古繪一皓  
首龐眉者尊稱之曰社公而以老媪媿之寢非  
古矣游汀張公泰宇因見文公所述政和禮儀  
取舊所繪焚之於是就汀中印墩築壇北向以



石爲主環植嘉樹前爲屋四楹備風雨捐秫田  
二畝共祭酒社制之古畧見於今且將使家敦  
孝悌崇禮遜熙熙然相與爲太平之民非惟復  
社制之古且復人心之古泰宇賢矣哉泰宇名  
起鳳別本作龍今年七十有四記之者同郡胡某  
也長泰宇一歲泰定戊辰正月此軒別本有記

水流花間亭記

水流花間者桃源潘氏燕息之亭子溫繼其祖  
玉成翁之志爲之也度圃規池栽花蒔竹紅香  
綠蔭俯瞰清溪春有崇桃明霞炫晝夏有淨植

香動涼颺秋有天香古桂晚節寒花花凡數十  
種多異品冬則寒梅欲益春蘭已芽造化循環  
生生之妙可見也他凡竒芳珍卉四時之花不  
同而一水恒流其間流者自流非有意於花之  
開開者自開亦何心於水之流適然有相值之  
機悠然有相得之趣雖自形自色而若相應相  
求者子溫讀書之暇侍父叔昆從或偕賓友相  
羊其間景與心會三樂之味當有未易以言喻  
者然水有源花有本方其涓涓始流固已欣欣  
向榮其流也愈不息其生也愈不窮蓋花之本



由水以生而其末皆水之澤也子温於此有所  
思焉感慨係之矣玉成翁以勤儉起家以詩書  
迪後子温天質峻茂加之學殖以培其根以達  
其支以暢其華以無負源頭生生之造其為繼  
志固有大于此者矣子温勗哉

深秀樓記

深秀者桂軒呂君以名其燕息之樓也樓在兩  
山間左右峭壁雄峙若不相讓迫逼迴合勢如  
拱揖前三峯誇奇競秀又若自獻於茲樓者太  
守東平史公為扁其額且徵記於余余按呂氏

世家澧溪之上比屋而居族人以善書性喜靜  
遷居山中有年矣今又自其居深入數十弓荆  
蒼蔚別本鬱屏巖中起魏樓翼以華屋畫棟朱  
甍與穿谷崐巖相為輝映蒼筠怪木珍卉奇芳  
環繞幽遐一覽在目塵囂不入清風自生花香  
禽弄四時恒有幽趣君於茲樓之勝盖有不徒  
取其秀而取其深者矣翫華非不足多而根本  
之培當不淺才氣非不凝尚而道德之味貴有  
餘君其能攬山川之深秀而為胸中之丘壑者  
乎是宜為之記矣



初齋記

泰山徐晟字子初受易於余將歸拜而請曰齋名初先生所命也願發之以易庶朝夕觀覽如在先生側余嘉其意為之言曰易六位時成第一畫不言一而言初謹其幾之萌也乾則謹其陽之在下坤則謹乎陰之始凝也今夫日晝夜隨天行無頃刻停厥初出地旦氣清明今夫水來而不窮流而不盈泉出之初至靜至清今夫木帝出乎震欣欣向榮而其初也蟠根之固由地中生吾復吾初在乎意識崇吾尊爵而不汨

於情寶我靈龜而不役於形獨行乎素履之願麗澤乎和兌之朋昭於晉育於蒙積於升出而棟明堂基太平初之明將麗乎午天初之泉將達乎四溟初之木亦將可凌高寒而蔽廣庭矣矧吾子初青春茂齡良馬之逐天衢之亨可不日開輿衛而致謹於出門第一程哉

明復齋記

友人王敏夫以明復名其書室請記於余余曰子學易盍稽之易復造化陰靜而陽動世亂而治吾道屈而伸無有極而不復者然必曰七日



復由乎數人善端有時發見亦無有不可復也  
復之由乎學論語大學第一章首揭一學字子  
朱子謂明善而復其初皆因學言復性本善學  
以明其善心本明學以明其明不失無復不學  
不能復然古今之學有三曰吾儒之學曰訓詁  
之學曰詞章之學漢專門尚訓詁註盡聖賢千  
言萬語於身心無纖毫益唐科舉詞章則枝葉  
愈繁本根愈失而去道愈遠矣惜不知我得於  
天者何物復初九所謂不遠復者何事純粹至  
善也而吾自汨其初之性虛靈不昧也而吾自

昏其初之心其爲學非徒無益而已也然則古  
之儒者學焉惟在乎復後世記誦詞章非不學  
焉而不能復學而復是謂內學學而不能復是  
謂外學內學可達於外外學無益於內心有內  
外之異而學係之而世道係之善學者於此宜  
知所擇敏夫性醇學篤復卦之旨蓋稔聞之以  
此名齋其自警也甚嚴矣尚亦究其所知而力  
行之也哉

中齋記

中齋者高君仲達以扁其讀書之所也客有難



者曰此一字勲華以相授受玄聖以為德之至  
紫陽夫子以為天下之理無復加仲達取以名  
齋不過乎子曰何人無此何時無此何事無此  
何人之心無此即吾天然自有者名吾齋奚其  
過况高氏自汴遷杭緗素相傳不知幾葉仲達  
之先大父號益齋蓋有得于益三四二爻之旨  
父聲甫科舉未興時嘗命仲達曰古者儒皆可  
吏吏無非儒爾其以儒飾吏庶不俗不迂以不  
悖于時暨科舉行仲達呼其子立本命之曰我  
家自秘丞公以進士出身代不乏人一脉斯文

罔俾今不承于古汝其學焉以嚴世科以編祖  
武前後授受之言若不同彼一時此一時皆為  
不失隨時之義者仲達嘗為欵典史舊本誤欵  
人德之今為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都吏目數  
十路之士德之儒臺楊公清正嚴敬於人少許  
可仲達獨得見之跡其為人與人交不傲不諂  
平居食服不陋不侈性不嗜飲而好以觴客表  
表然為吏師而汲汲然教子為儒以此名齋蓋  
欲常自在之而用功於動靜語默之間求以不  
失乎此爾客以為過得非客之言過歟客又難



曰子為中齋記終始不及所謂中獨莫其用力於動靜之為若何余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不在動靜之為敢問中在何處客不能答遂書以記

宏山庵祠堂記

宏山有庵庵有祠銅川胡氏有初也歙婺源考水胡為著姓唐明經為之初明經十一世而下有居鄱陽德興者銅川府君為之初府君諱伯龍字仲虞紹興庚午生考水淳熙壬寅遷銅川至慶元庚申而終孺人汪氏生紹興辛未以紹

定庚寅慶恩封孺人子本初本中本固本恭升戊冬奉公喪葬宏山嗣塢塢之名嗣山也若開銅川後嗣宏遠之祥者則庵遠名宏山初命僧智圓居之庵田二十畝初中益為三十歲得米六十碩六之五飯僧一賦于官山川雄嶺松楸蒙密每寒食拜墓下于子孫孫森如也初嘗遊其初求之乎自唐天祐今四百五十餘年世代凡幾更宋淳熙以後亦將二百載吾家幸繁衍如許書者道味復深如新上而明經始近而銅川府君不有以敷遺我後人得至昇哉



曰子為中齋記終始不及所謂中獨冀其用力於動靜之為若何余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不在動靜之為敢問中在何處客不能答遂書以記

宏山庵祠堂記

宏山有庵庵有祠銅川胡氏有初也歙婺源考水胡為著姓唐明經為之初明經十一世而下有居鄱陽德興者銅川府君為之初府君諱伯龍字仲虞紹興庚午生考水淳熙壬寅遷銅川至慶元庚申而終孺人汪氏生紹興辛未以紹

定庚寅慶恩封孺人子本初本中本固本恭利成冬奉公喪葬宏山嗣塢塢之名嗣山也若開銅川後嗣宏遠之祥者則庵遠名宏山初命僧智圓居之庵田二十畝初中益為三十歲得米六十碩六之五飯僧一賦于官山川雄嶺松楸蒙密每寒食拜墓下子于孫孫森如也初嘗遊其初求之乎自唐天祐今四百五十餘年世代凡幾更宋淳熙以後亦將二百載吾家幸繁衍如許書者道味復深如新上而明經始近而銅川府君不有以敷遺我後人得至是哉



是故譜有初心亦有初繼自今予子孫孫皆能不  
不失祖宗初心藤固本根益深以宏他日枝葉  
之峻茂又豈不益宏且遠哉然則宏山之庵之  
祠有初也蓋不惟譜之初而已也山若地及墓  
前田元隸本初子孫後遜于本固子舉遜本中  
孫文燁皆未已私以歸于庵如初皇慶癸丑嘗  
撤是庵而新之宏敞視初有加舉遜之子文樾  
屢度僧能繼其初智圓不忝重建祠增田本固  
曾孫德常特來求記以垂永久皆可書田凡隸  
藝源德興者悉以聞于有司具于碑陰茲不書

文燁子士元從事郎廣州判官孫五薛德其從  
事郎今為古田縣丞某年月日某記并書

存誠堂記

鄉人余賢父歸自番禺溪手詩文一卷告余曰  
有士彭元濟欲親拜文席求正疾弗果其書扁  
曰存誠欲求記再拜托致懇于左右余嘉其志  
遂為之說曰誠之說始商書備中庸乾九二文  
言曰申曰庸曰誠子思因之誠未易言存誠未  
易能漢儒無有能識此字者宋李邦直以為不  
欺徐仲畢以為不息子程子始曰無妄子朱子



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始定誠豈易言哉彭君能聖賢之言深體而力行之不為口耳文字之習必始終表裏如一則誠庶幾乎存而斯堂之扁不虛矣彭君勗哉

思庵記

凡廬於親墓者所以致其思玉淵程公墓距環溪一里子萬善築庵亦名曰思以予與公斯文交知公詳且信請予記予曰子之思當以異乎人之子之思者矣公年後予一紀敏學予莫能及幼即自念曰吾上世於子朱子為內弟講學

至老不輟予弗力于箕裘將何以世吾家斯夕劬書習易與春秋為文汪洋闊肆落筆數千言不能休果堂李公竒其文以女妻之公之行不波以同不崖以異不殊馬丞相所以誌果堂者居家孝於親處鄉里姻族誼以慈待朋友信而慤今沒三十餘年每論文輒思之不能忘而況其族里又况其子哉人子能竭其無窮之思不能報無窮之天其所以思之者將如之何其思之哉祭義思有五末思其所嗜最切公性淡泊於外物一無所嗜惟嗜學而已子與孫思公不



得見則亦惟有學公之學而已窮經所以教用  
立身可以顯揚孝與學字皆從子人子之學即  
所以學為人子者但孝貫永思永則不匱學在  
近思近則不泛仰而思愈深愈遠反而思愈近  
愈切思庵之思其諸異乎人之子之思歟松楸  
彌望公墳在前公如有知必然吾言公諱良金  
天曆三年二月朔契家生胡某記